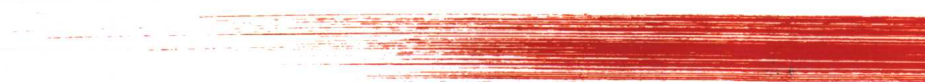


● 马克思主义的当代价值

MARX IS
STILL GUIDING US
FORWARD

马克思与我们同行



叶汝贤 孙 麾 / 主编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马克思主义的当代价值

MARX IS
STILL GUIDING US
FORWARD

马克思与我们同行
新世纪中国的
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

叶汝贤 孙 麾/主编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马克思与我们同行: 新世纪马克思哲学研究/叶汝贤,
孙麾主编.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3. 9

ISBN 7-5004-4182-7

I. 马… II. ①叶… ②孙… III. 马克思主义哲学
—文集 IV. B0-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3) 第 116916 号

责任编辑 李尔柔

责任校对 宗 和

封面设计 毛国宣

版式设计 王炳图

出版发行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电 话 010—84029453 传 真 010—84017153

网 址 <http://www.csspw.cn>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新魏印刷厂 装 订 广增装订厂

版 次 2003 年 1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3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80 × 1230 毫米 1/32

印 张 11.875 插 页 3

字 数 306 千字 印 数 1—2500 册

定 价 25.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前 言

叶汝贤

进入新世纪，中国马克思哲学的研究出现了多样化的新局面，其中最引人入胜的是三大走向：

1. “回到马克思”的原初语境以及随之而来的文本研究，旨在超越教条化的教科书体系在“理解的前结构”方面的误导，为重现一个真实的马克思提供可靠的基础。

2. 与现代西方哲学展开对话，旨在拓展问题意识，开阔学术视野，使马克思哲学研究更具学科前沿和世界背景。

3. 在与时代任务的结合中，发扬马克思哲学的实践与批判精神，从基础理论上深化现实中具有时代性的研究课题，反映与塑造时代精神。

通观以上马克思哲学研究的基本趋向，我们可以概括出马克思哲学在新世纪形成的一大主题，这就是马克思哲学的当代意义。可以说，新世纪马克思哲学研究正是围绕马克思哲学的当代意义这一主题展开的。

新世纪中国马克思哲学研究的另一个特点是力图回归到学术层面，走出意识形态化和政治化的封闭困境。长期以来，我们在“体系哲学”的框架限制下，曾经承受了把马克思哲学简单化进而教条化以至政治化的历史重负，对马克思的哲学观、批判本质、提问方式以及价值指向都缺乏深刻研究和学术梳理，因而失

去了学术研究的主体性，对马克思哲学作了许多拘泥于特定政治导向的曲解或片面的解释。马克思哲学研究中一切学术创新都必须有严格的科学前提，回到学术层面，就是把马克思哲学当作科学对象来进行研究，允许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发表不同的研究成果，在多元视角的交织和创新成果的融合中，发现和塑造马克思哲学的基本价值和时代精神。马克思哲学不是绝对的封闭的思想体系，它是发展的科学，它本身所固有的开放性品格，为顺应自己时代的呼声和在与实际相结合的过程中发展这一科学提供了广阔的理论空间。随着人们在学理上对马克思哲学探讨的深入，与时代相关的问题意识将日益凸显，从而使哲学批判与其自身的环境之间的关系更加具有现实感。因此，我们可以看清的实际情形是，新世纪的马克思哲学研究不仅仅是“回到马克思”或“走近马克思”，而是马克思向我们走来，一个被遮蔽了的马克思正在向我们敞开，马克思活在现世的思想进程中，它是“文明的活的灵魂”。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以“马克思与我们同行”作为书名。

有人认为马克思哲学面临着两大危机：一是文本的合法性危机。我们讲了那么多年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文本依据何在？它与马克思是什么关系？二是现实性危机。苏东剧变后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一度处于低潮，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如何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姑且不论这是否是危机，这个问题的提出值得我们深思。令人欣慰的是，新世纪的中国马克思哲学研究已经走出了传统意识形态的立论背景，这些立于学术基地而产生的重要研究成果，有力地回答了人们的疑虑。这说明，危机不是马克思哲学本身，而是我们的理解，我们依据马克思哲学回应现实的能力。

为了准确和全面反映我国哲学界在新世纪马克思哲学研究领域的最新状况和主要成果，我们特精心编辑了这本文集。本文集荟萃了目前活跃在马克思哲学研究前沿的主要作者的最新章节，能够真实反映该领域的研究深度和学术水平，并且作者大多

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博士点的学科带头人，因而对该领域的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具有风向标的作用。

需要说明的是，为了尽可能全面反映新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概貌，我们力求贯彻“双百方针”，尽可能编选各具特点和不同观点的论文。由于我们的视野有限，同时也由于篇幅有限，不可能把所有优秀的论文都提选进来，敬请读者和有关作者谅解。

内容简介

马克思哲学的当代意义是新世纪形成的一大主题，中国的马克思哲学研究正是围绕这一主题展开的。随着人们在学理上对马克思哲学探讨的深入，与时代相关的问题意识将日益凸显，从而使哲学批判与其自身的环境之间的关系更加具有现实性。因此，我们可以看清的实际情形是，新世纪的马克思哲学研究不仅仅是“回到马克思”或“走近马克思”，而是马克思向我们走来，一个被遮蔽了的马克思正在向我们敞开，马克思活在现世的思想进程中，它是“文明的活的灵魂”。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以“马克思与我们同行”作为书名。本文集荟萃了目前活跃在马克思哲学研究前沿的主要作者的最新代表作，能够真实反映该领域的研究深度和学术水平，并且作者大多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博士点的学科带头人，因而对该领域的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具有风向标的作用。

作者简介

叶汝贤 1937年生，中山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现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中山大学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现代化研究所”所长、兼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哲学学科评议组评委、广东哲学学会会长、《现代哲学》杂志社社长等职。著有《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稿》（合作，主要作者之一）、《唯物史观发展史》、《唯物史观与人道主义异化问题》、《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马克思的唯物史观》、《中国改革的价值选择》（合著）等，发表哲学、文学论文、作品共百余篇。

孙麾 1957年生，《中国社会科学》资深编辑，《中国社会科学文摘》副主编、编审，中国马克思哲学史学会理事。著有《马克思晚年的创造性探索》（合著），在《哲学研究》发表《马克思晚年对社会结构理论的发展》、《批判性论辩的科学价值》等五篇论文，在《光明日报》、《中国社会科学》（英文版）等报刊发表学术论文、评述三十余篇。

目 录

前言	叶汝贤 (1)
塑造和引导新的时代精神	孙正聿 (1)
马克思自我批判精神的深刻启示	孙 麾 (14)
马克思的哲学观变革及其当代意义	高清海 孙利天 (20)
马克思的哲学观和“哲学的终结”	张汝伦 (37)
实践的逻辑与哲学终结论的困境	刘森林 (61)
处在夹缝中的哲学	陈先达 (77)
唯物史观的发展趋势	叶汝贤 (92)
作为方法的历史唯物主义	孙伯鍨 (107)
探讨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态 ——关于“新中国哲学五十年”的几点思考	李德顺 (118)
“回到马克思”的原初理论语境	张一兵 (132)
马克思文本研究方法再省思	聂锦芳 (146)
人之存在的文化精神	衣俊卿 (161)
辩证法与人的存在	贺 来 (176)
马克思哲学的存在论基础	吴晓明 (187)
马克思哲学与存在论问题	杨学功 (206)
马克思哲学：思维方式变革与本体论重建	旷三平 (220)

马克思实践哲学的生存论基础	邹诗鹏 (233)
斯大林与卢卡奇本体论思想的比较研究	杨 耕 (244)
马克思的权力诠释学	俞吾金 (258)
马克思与自由主义民主	郁建兴 (269)
马克思的国家和社会理论	荣 剑 (283)
作为生活导向的价值哲学	冯 平 (301)
当代科技革命和交往手段的变革	刘 奔 (318)
马克思的时代观与知识经济	叶险明 (334)
“世界历史”思想研究中的几个问题	丰子义 (346)
马克思主义的命运	
——苏东剧变后西方四大思想家走近	
马克思的启示	陈学明 马拥军 (358)

塑造和引导新的时代精神

孙正聿

近代以来的哲学是消解人在“神圣形象”中的自我异化、以理性代替上帝的过程，其实质是以理论的方式表达了人的独立性建立在对物的依赖性基础上的生存状况。现代哲学的使命则跃迁为消解人在“非神圣形象”中的自我异化，把异化给理性的本质归还给个人；马克思哲学以实现人的全面发展这个历史大尺度，为当代哲学确认了消解对物的依赖性的历史任务。马克思的“批判的武器”自觉地承担起了把人从抽象的普遍性中解放出来的使命，承担起了把资本的独立性和个性变为人的独立性和个性的使命，正是这一哲学使命理论地塑造和引导了新的时代精神。

关键词：理性 物的依赖性 时代精神

作者：孙正聿，1946年生，哲学博士，吉林大学哲学社会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马克思曾经把“任何真正的哲学”比喻为“时代精神的精华”和“文明的活的灵魂”。这个比喻精辟地显示了哲学的人类性与时代性的不可割裂的统一性：哲学作为“文明的活的灵魂”，它总是结晶为“时代精神的精华”；哲学作为“时代精神的精华”，则总是凝聚为“文明的活的灵魂”；而哲学作为“时代精神”之“精华”与“文明”之“活的灵魂”的统一，则不仅仅是“反映和表达”自己时代的“时代精神”，而且尤为重要是“塑造和引导”新的“时代精神”。面向新千年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其根本的使命与价值就是用“文明的活的灵魂”塑造和引导新世纪乃至新千年的时代精神。

一、时代精神的变革与哲学使命的跃迁： 两个“消解”与两种“归还”

早在19世纪40年代中期，马克思就对时代的变革与哲学的使命及其相互关系作出这样的论述：“彼岸世界的真理消逝以后，历史的任务就是确立此岸世界的真理。人的自我异化的神圣形象被揭穿以后，揭露非神圣形象中的自我异化，就成了为历史服务的哲学的迫切任务。于是对天国的批判就变成对尘世的批判，对宗教的批判就变成对法的批判，对神学的批判就变成对政治的批判。”^①马克思的这段论述，既总结了近代哲学的基本状况，又提出了现代哲学的历史任务，这就是两个“消解”与两种“归还”：近代以来的哲学是“消解”人在“神圣形象”中的“自我异化”，把异化给“神圣形象”的人的本质“归还”给人；现代哲学的使命则是“消解”人在“非神圣形象”中的“自我异化”，把异化给“非神圣形象”的人的本质“归还”给人。这两个“消解”的对象与任务是不同的，因此，这两种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页。

“归还”的内容与使命也是不同的。

近代以来的西方历史，从经济形态上说，是以市场经济取代自然经济的过程；从人的存在形态上说，是人从人对人的“依附性”存在转化为“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的过程；而从文化形态上说，则是从“神学文化”转化为“哲学—科学文化”的过程。这个历史过程所构成的时代精神的变革，是哲学使命的历史性转换的最重要的生活基础。

近代西方哲学“消解”人在“神圣形象”中的“自我异化”的过程，从根本上说，是以“理性”代替“上帝”的过程。在以自然经济为基础的传统社会中，作为“神圣形象”的“上帝”凌驾于人的“理性”之上，窒息了理性对世界的求索，从而严重地阻碍了生产和科学的发展，因此，表征近代精神的近代哲学，以其所弘扬的“理性”精神塑造和引导了长达数百年的“理性的时代”的时代精神。对此，恩格斯曾作过这样的评论：“要知道，当这个黑格尔发现，他借理性不能得到另一个凌驾于人之上的真正的上帝时，他是多么为理性而感到自豪，以致他干脆宣布理性为上帝。”^①

把“理性”变成“上帝”，也就是用“理性”这个“非神圣形象”去代替“上帝”这个“神圣形象”，这种“代替”集中地显示了以“理性的时代”为标志的近代哲学的深刻的内在矛盾：一方面，近代哲学实现了人在“理性”中的自我发现，即以“理性”消解了人在“神圣形象”中的“自我异化”，把人的本质“归还”给了人的“理性”；另一方面，近代哲学又使人在“理性”中造成了新的“自我异化”，即以“理性”构成了人在“非神圣形象”中的“自我异化”，把“理性”变成了凌驾于人之上的“本质主义的肆虐”。马克思在评论黑格尔的“绝对理念”即“无人身的理性”时，就极其精辟地阐释了这种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11—212页

“理性主义”哲学与整个近代以来的人类生存状况的关系，即：黑格尔的“无人身的理性”是以“最抽象”的形式表达了人类“最现实”的生存状况——“个人现在受抽象统治，而他们以前是相互依赖的。但是，抽象或观念，无非是那些统治个人的物质关系的理论表现”^①。由此我们可以看到，把人的本质“归还”给“理性”的近代哲学，其实质是以理论的方式表达了正在受“抽象”统治的近代以来的人类生存状况，也就是人的“独立性”建立在对“物的依赖性”的基础之上的生存状况。

近代哲学的历史任务是“消解”人在“神圣形象”中的“自我异化”，即把异化给“上帝”的人的本质“归还”给人的“理性”；所谓的现代哲学，它的历史任务则是“消解”人在“非神圣形象”中的自我异化，即把异化给“理性”的人的本质归还给作为个体的个人。因此，如果我们把整个近代哲学所表征的时代精神称之为“理性的时代”，那么，我们可以把超越近代哲学的现代哲学概括为“理性的批判”，而把现代哲学所表征的时代精神称之为“反省理性的时代”。

现代哲学中的两大思潮——科学主义思潮和人本主义思潮——都是以反省理性、批判理性为使命的。所谓科学主义思潮，它把近代哲学所弘扬的理性视为一种“狂妄的理性”，认为近代哲学、特别是作为其集大成者的黑格尔哲学是把哲学自身当作无所不在、无所不至、无所不能的理性，从而把“理性”变成了“上帝”，造成了“理性的放荡”，因此它要求用“谦虚的理性”去改造“狂妄的理性”，也就是用“科学”去改造“哲学”，把哲学变成“科学哲学”；所谓人本主义思潮，则把近代哲学所弘扬的理性视为一种“冷酷的理性”，认为近代哲学、特别是作为其集大成者的黑格尔哲学是把人异化为“理性”，用“上帝”一样的“理性”去规范人的存在，从而造成了“本质主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第111页

义的肆虐”，因此它要求用“丰富的人性”去改造“冷酷的理性”，也就是用“文化”去改造“哲学”，把哲学变成“文化哲学”或“人学”。

同整个现代哲学一样，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历史任务，也同样是“消解”人在“非神圣形象”中的“自我异化”，把人的本质“归还”给人本身。应当指出的是，这个历史任务，正是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明确提出的。但是，我们特别关切的是，在下述三个方面，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作为现代哲学的科学主义和人本主义两大思潮具有不容回避的原则区别，并因此显示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不容否认的当代价值。

第一，马克思认为，“对宗教的批判是其他一切批判的前提”，因为“反宗教的斗争间接地就是反对以宗教为精神慰藉的那个世界的斗争”^①。由于现代哲学只是把“对宗教的批判”作为“其他一切批判的前提”，而不是把“宗教”当作惟一的批判对象，因此，现代哲学的使命就不仅仅是消解人在“神圣形象”中的“自我异化”，而且必须致力于消解人在“非神圣形象”中的“自我异化”；现代哲学所面对的“非神圣形象”，也并非仅仅是抽象的“理性”，而且更为根本的是那些“统治个人的物质关系”，因此马克思要求把“对天国的批判”变成“对尘世的批判”，把“对宗教的批判”变成“对法的批判”，把“对神学的批判”变成“对政治的批判”，并具体地展开了对德国古典哲学、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和英、法空想社会主义的批判，从而实现了“凡是把理论导致神秘主义方面去的神秘东西，都能在人的实践中以及对这个实践的理解中得到合理的解决”^②，即实现了哲学史上的革命性的“实践转向”。

第二，以“实践转向”为标志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既不是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页。

② 同上书，第18页。

像科学主义思潮那样仅仅把近代哲学所弘扬的理性视为“狂妄的理性”，力图以“谦虚的理性”即“科学”去改造“哲学”，把哲学变成“拟科学”的哲学，也不是像人本主义思潮那样仅仅把近代哲学所弘扬的理性视为“冷酷的理性”，试图以“丰富的人性”即文化的多样性去改造“哲学”，把哲学变成“拟文学”的哲学，而是如恩格斯强调指出的那样，从“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出发，以实践观点的思维方式去揭示思维与存在、人与世界之间的无限丰富的矛盾关系，用“现实的理性”（实践）去批判“抽象的理性”（绝对精神），从而达到对思维与存在、人与世界之间的否定性统一的辩证理解，真正地扬弃了近代哲学所造成的人在“理性”这个“非神圣形象”中的“自我异化”。

第三，以“实践转向”为标志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从人对世界的实践关系出发，不是把“哲学”视为凌驾于科学之上的“解释世界”的“普遍理性”，而是把“哲学”视为“改变世界”的“世界观”，即从总体上理解和协调人与世界的相互关系的理论，因此从根本上“消解”了人在以“哲学”为化身的“普遍理性”中的“自我异化”，并从而把人的“本质”“归还”给人类以自身的实践活动及其历史发展所实现的人类自身的解放——“以个人全面发展为基础的自由个性”^①。正是在这个把“解释世界”的哲学变革为“改变世界”的哲学的意义上，恩格斯提出，马克思主义哲学已经不再是“哲学”，而只是“世界观”。正是这个以“改变世界”为己任的“世界观”理论，不仅消解了人在“神圣形象”中的“自我异化”，而且真正地消解着人在“非神圣形象”中的“自我异化”，使人从各种非人的关系中解放出来，特别是从人对“物的依赖性”中解放出来。这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代价值的集中体现，也是21世纪乃至新千

^①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第104页。

年的哲学的根本使命。

二、“消解”人对“物的依赖性”：历史的视野与“归还”的实现

以“理性”为核心的近代的时代精神，首先是一种以科学进步为基础的“科学精神”。正是近代以来的科学进步为近代哲学弘扬“理性”提供了时代的科学精神。然而，近代以来的科学发展，特别是现当代科学的空前迅猛的发展，并不仅仅是为哲学弘扬“理性”提供了现实的根据，而且越来越尖锐地向以“理性”化身自居的“哲学”提出了两个方面的严峻挑战：其一，如果人类有效地解释世界的方式只能是科学，如果人类有效地改造世界的活动只能以科学为指导，那么，“超越”科学的“哲学”将如何“安身立命”？这种“哲学”所代表的“理性”又当如何评价？其二，如果人类所创建的科学并不能有效地说明人自身，并不能有效地阻止人类对自身的危害（如两次世界大战以及所谓的“全球问题”），那么，人类又当如何对待“科学”所代表的“理性”？人类是否需要一种超越“科学理性”的新的“哲学”？正是在回应这两方面的严峻挑战中，20世纪的西方哲学形成了双峰对峙的两大思潮——科学主义思潮和人本主义思潮，并构成了贯通这两大思潮的新的哲学方式及其所蕴含的哲学精神——以“终结哲学”的方式“反省理性”。

作为对第一个挑战的回应，即回应科学对哲学的挑战，所谓的科学主义思潮采取的是“妥协”的策略，也就是承诺科学解释世界的惟一合法性，试图以“科学”的理论和方法改造“哲学”，把“哲学”改造成“拟科学”或“准科学”的“科学的副产品”；所谓的人本主义思潮则采取的是“对抗”的策略，也就是在承诺科学解释世界的惟一合法性的同时，申诉“哲学”探索科学所无力解释的人的存在意义的权力，试图以“拟价值”